

半個世紀前，數以萬計的臺灣人於寒微不馴的山川中披荊斬棘，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血淚猶如鮮櫻遍撒太魯閣的山林間，歷時三年九個月又十八天，完成一條遶蜿蜒於群山萬壑間的美麗道路，東西橫貫公路的壯麗風光與豐厚人文就此流傳於世。

楔子



分段開築 動員萬人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退輔會召集開會決議由公路局承辦興建工程，七月七日於太魯閣舉行開工破



開闢中橫的緣由

民國三十八年秋，由
勘察選錄 定案測量
明、大致有三個目的：一、為國防需要，打通交通要道。二、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便利山區開發經營。三、安置難僑官兵就業。

勘察選線 定線測量

籌建中橫公路可追溯到民國三十八年秋天，由公路局進行紙上定線作業，於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底，三度組隊入山勘察選線。民國四十一年三月，由專家組隊複勘社決定採選北線，即自霧山、龍湖潭水溪，越合歡山、



危機四伏 傷亡慘重

外及天災而傷亡至少近千人，歷經萬難，終於全線開放通車。中橫公路開通縮短了台灣東、西部的距離，也將雄偉奇麗的太魯閣峽谷及中央山脈山林之美，呈現在世人眼前。



使得太魯閣山脈的合流，程程嚴重毀損。人

四六年二月的三級地

仍心才餘悸。如民國

重慶特色之一。環境

因此，開闢中橫經

常常面對颱風、地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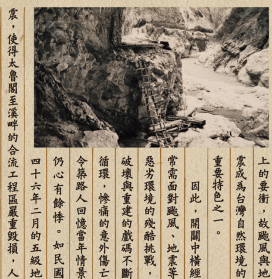
是破壞環境的殘酷挑戰。

破壞與重建的戲碼不斷

循環，慘痛的是外傷亡

令旅鄉人回憶當年情景

六十心才餘悸。如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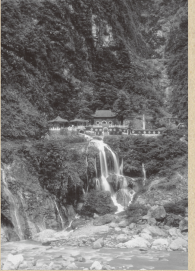
此外，當時的工程設備較為完善，主要用鐵鏈、鐵棍、鐵槌等工具，以人力方式一搬、一推、一拉、一撬、一打地眼，鋪排炸藥，開鑿峽壁，惟當時非嚴格控制不當而飛石傷人，導致傷亡事件層出不窮。

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五福地工程區發生重大墮落，造成多人傷亡，使得太魯閣至萬坪的合流工程一度停頓。如民國四十六年，如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五福地工程區發生重大墮落，造成多人傷亡，使得太魯閣至萬坪的合流工程一度停頓。如民國四十六年，如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五福地工程區發生重大墮落，造成多人傷亡，使得太魯閣至萬坪的合流工程一度停頓。

惡劣環境的險峻地戰，破壞與重建的戲碼不斷循環，慘痛的是外傷亡令戰區人回憶當年情景仍心有餘悸。如民國四十六年，如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五福地工程區發生重大墮落，造成多人傷亡，使得太魯閣至萬坪的合流工程一度停頓。

定居墾植 發展高山農業

關泰中橫期間為供應募路人的鮮果，於西寶
 寺地豎起鮮果，中橫公路開通後，運補會相繼於式
 隆、福香山、露社、西寶寺處設置鮮果，安置退除
 役官兵，部分募路人亦落腳定居中橫沿線，以覓生
 計。為生計，有些人娶當地原住民女子為妻，成為中橫
 高移民。隨後為增加經濟效益，區隔不同地農業，政
 府附設獎勵經營發展水果，種植高冷蔬果，沿線農
 場成為台灣高冷蔬果的重要產地。



開拓中機的小故事

中橫公路許多人前仆後繼投入規劃、設計、施工及運補的行列，無論是達官顯貴，或是販夫走卒，每個人都有一段與中橫公路連結且令人動容的生命故事，選列概述葉經國先生、林則彬、靳珩等有關中橫公路的感人故事。

擎劃推動中橫的蔣經國先生

當年擔任公路局局長的林則彬先生曾表示：「如果沒有經國先生，就沒有東西橫貫公路。」因為經國先生的興建，是由蔣主席行政院陸海軍官署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先生大力推動的，在動土興築的時期，計二十一歲先生先士卒，與眾人在翻山越嶺、餐風露宿，艱難險阻，其中有一次更長達三個月之久。經國先生回憶述道：「張程迥近似經國」。條條樹間他常常冒險探深，翻山萬巖間，親自走訪撫恤築路工人的艱險深遠，並且共赴年節。經國先生曾感嘆地說：「掃黃公路的建設，有些地方已經通車了，去參觀的人覺得某處風景很好，某處風景雄偉，很有幾人瞭解這一條路是由多少臺灣民衆血汗和犧牲生命才建成的呢！」



全程參與的林則彬

全程參與設計與修築的林則彬先生在這回憶錄中曾表示「……東西橫公路，這條公路是我一生投入心血最多的交通建設。……踏勘時我曾在原始荒山中和過得最惡毒毒蛇以及突然來襲的地震、颶風搏斗，經一、兩個月才艱難歸來。……橫貫公路全線在崎嶇的高山深谷、懸崖峭壁間開路，遭遇到的技術困難都是前所未有，譬如說，一是選線，二是定線測量，中縣地勢平曠，一是直線、法、英、澳、美、日等各國相關人士所贊許的；及比如太魯閣對天祥非以開山機挖開三關的工程，美國的艦炮認為分段合作的方式，所以，一年就開鑿完成了。」中橫開通之後，直到逝世前，重情義的林則彬先生，每年大年初一都會親至大車祠祭拜當年殉職的工作伙伴，直至九十歲高齡，近



因公殉職的新瓊

新圻段長於民國四十六年擔任溪畔工務段段長，是年十月二十日清晨，巡視橋樑工程時，被地震落石擊中，墜落溪谷，不幸殉職。



名人墨寶在中橫

他，將原名「白龍橋」改建後更名為「新珩橋」，並在橋旁興建新珩公園，公園中有他的塑像，更有煙國先生所立之碑，錢穆先生撰書碑文。



脛而走，許多人紛紛慕

或篆、或隸、或草、或行、或楷，甚至刻作出傳世的畫作或成人文字，身軀如當代畫家大師——僅張大千先生同齡年，呈現出魯閣山石之美，開出嶺南山水畫之先河。

民國五〇年代，多位來有次來的文閣元老老路，及著書畫家姜雲，在此留下聯手描摹「嶺南山水或石路」點的藝術基業，並被摩訶居士中精治錄畫者寫景。

在長閣閣口留

（左圖開閣口留



美麗與哀愁 開發與保育的折衝

；蘇端先先生的書畫大師——蘇端瑞先生書法筆墨四體，行書尤為精妙，在於予也留下「歡迎來迎賓」；任國榮顧問的果菜補充元氣，擅長長春書畫，在九曲洞洞下「九曲洞景」。

風塵四十餘年的歲月風霜，中橫公路沿線的名人墨寶，有數處已因自然災害而損壞殆盡，如斯斯斯所繪所近的「新橋分分」，因自蘇蘭蘭堤及所督工程而留下直線跡；也因蘇道大師——張大所留下的「龍臺」，也因風道直下一擊毀，而幾存於云霧深潭。

古語：「書畫依舊在，人事已全非」，由此觀照「景區遷移」，不懂人事遷徙，景色也不斷在改變。雖歲月間的淘洗，藏在中橫公路沿線上的名人墨寶與碑記，堪稱是台灣民間國畫當代重要的「人文資產」，值得珍惜與愛護。



